

SON OF THE MORNING STAR

〔美〕伊文·S.康奈尔 著
EVAN S.CONNELL

王改华 译

晨星之子

1876年卡斯特将军和
印第安人的战争

当印第安人保卫家园的梦想
遭遇白人的“美国梦”，
哪种牺牲是有价值的？

美国印第安人的“《史记》”
白人的“《水浒》”



SON OF THE
MORNING
STAR

晨星之子

1876年卡斯特将军和
印第安人的战争

〔美〕伊文·S.康奈尔 著
EVAN S.CONNELL

王改华 译

我们不了解我们传递的事件，从而把某些突发事件称作阴暗事件……

——斯坦利·卡维尔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晨星之子: 1876年卡斯特将军和印第安人的战争 / (美) 康奈尔著; 王改华译.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5

书名原文: Son of the morning star

ISBN 978-7-224-11437-9

I. ①晨… II. ①康… ②王… III. ①纪实文学—美国—现代 IV. ①I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13999号

Son of the morning star

by Evan S. Connell

copyright©1984 by Evan S. Connell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DON CONGDON ASSOCIATES, INC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2015 by Shaan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25-2013-252

晨星之子: 1876年卡斯特将军和印第安人的战争

(美) 伊文·S. 康奈尔 著

王改华 译

出品人: 惠西平

总策划: 宋亚萍

策划编辑: 李向晨

责任编辑: 周 远 李向晨

封面设计: 杨嵩麒 柴世源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市北大街147号 邮编: 710003)

印刷: 北京力信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1092mm

印张: 21.25

字数: 478千字

版印次: 2015年4月第1版 2015年4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4-11437-9

定价: 39.8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投稿邮箱 bwcq@163.com

发货电话 010-88203378

译者再版序

美国原著作者伊文·S. 康奈尔先生，于 1924 年出生于美国堪萨斯城，曾就读于堪萨斯大学，并先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与斯坦福大学攻读英语创作专业。他 20 世纪 30 年代发表的《布里奇先生》和《布里奇夫人》受到广泛赞誉，并被誉为 1960 年至 1974 年美国民族之书。

伊文·S. 康奈尔先生不仅是一位著有数部脍炙人口长篇小说的小说家，也是一位出众的被美国文艺评论界喝彩的短篇小说、诗歌、散文等诸多文学领域多产的文学创作家。仅在 1979 年和 1980 年，他就发表了两部史学性大作——《长久的渴望》和《白灯笼》。他的其他作品有：《解剖课及其故事》《爱国者》《卡梅尔海滩瓶子里的短笺》《十字路口》《一个强奸犯的日记》《罗经卡罗盘指针》《鉴赏家》《两人的蜜月》《圣·奥古斯丁的鸽子》《玫瑰罗盘》《弗朗西斯戈雅的时代与生活》《西非洲旅行》等。他的著作获得过美国兰南文学奖、美国艺术与文学学院奖和罗伯特基尔希奖，他本人也成为美国第三位获普利策文学奖的提名人。

他于 1984 年著成纪实文学巨著《晨星之子》曾引起轰动，不仅在美国畅销，也被翻译为多国文字。该书除被改编为电视连续剧在美国上演外，还被改编为电影。

承蒙美国朋友朗达女士与犹他州 PU 大学比较文学教授特理·巴特勒先生的推荐、鼓励和帮助，使我得以把这部脍炙人口的杰作译出，并于 1995 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首次推出，与读者见面。

基于诸多因素的影响，首版未能大张旗鼓地在市面上宣传销售，而时至今日，诸多网站继续以绝版名著宣传和导读，遂在对首版译本做了精心校改与订正后，再次向广大读者推出。

在此，同样需要再次说明的是，书中大部分美国印第安部落名及其著名部落首领之名，均依据所查询的资料译出，仅有少数是由拼音译出。

疏漏难免，敬请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谨此，再次对推荐、鼓励我把此书译出介绍给我国广大读者的美国朋友朗达女士与特理·巴特勒先生表示诚挚的感谢。

在此，也对陕西人民出版社与北京博闻春秋图书有限责任公司为再次把此书推向我国图书市场所做的一切表示真诚的感谢。

王改华

2012 年 8 月 8 日于天津滨海新区

译者前言

被赞誉为“晨星之子”的乔治·阿姆斯特朗·卡斯特将军是美国历史上一个传奇人物。这位在南北战争中受林肯总统青睐且骁勇善战的年轻将军，战后被派往西部镇压居住在美国大平原上的印第安人，后来在小角谷战役中全军覆没，惨死在印第安人手中，铸成美国历史上一惊天惨案。美国著名著作家与史学家伊文·S. 康奈尔先生，用严谨巨细的史实与卓越的文学艺术表现手法，极其生动地记述了这场残酷至极令人发指的野蛮战争。

这部巨著犹如一个万花筒，为我们再现了当年美国东部白人为拓展美国“西大荒”，背信弃义，撕毁与西部土著印第安人签署的条约，造成与印第安人的战争冲突，以及在这一战争冲突中引发的触目惊心的惨烈。

康奈尔大师以他的巨笔，既为我们展现了当年美国西部印第安人为复仇，惨无人道地杀害美国西迁白人与凌辱白人妇孺的各种野蛮行径：剥取他们的头皮，用白人头发编织毯子，用白人指骨做装饰物，斗士们在出征时全身涂染各种图案、跳野蛮的出征头皮舞与拜太阳舞，头戴奇异羽毛装饰的战帽在战场上嗷嗷呼叫，肢解美国白人士兵尸体等残忍画面；也为我们揭示了当年美国白人士兵惨无人道地驱赶灭绝西部土著印第安人时，残害印第安人及其妇孺，亵渎印第安人女尸，烧毁印第安人棚屋，以及为展出成串的印第安人的头皮欢呼的冷酷。

康奈尔先生为我们再现了17世纪法国人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荒野里草刻的笔迹真谛：残酷的人类！

康奈尔的《晨星之子》在颂扬卡斯特将军为美国民族利益抗争中叱咤风云的英雄业绩的同时，也记述了这位在美国历史中功名永垂的将军与多数美国东部白人对那场驱赶、歼灭印第安人战争的矛盾心理：既要服从美国政府开拓美国西部的命令，冷酷地驱赶镇压西部印第安人，又在道义上受到对这一残酷地灭绝人类一个人种行为的良心谴责。而这位驱赶镇压印第安人的美国政府军事首领，传闻竟然和一位被他杀害的印第安部落首领的女儿有感情纠葛。这位载入美国史册的英雄——闪烁的晨星，最终，却被印第安人杀害，耳膜还被他的所谓的两个印第安女亲戚用锥子扎透，告诫他不该不听从印第安人对他的劝诫，发动这场驱赶歼灭印第安人的战争。

书中也贯穿了卡斯特将军与他的爱妻伊丽莎白真挚的感情。

《晨星之子》这部纪实性文学巨著，堪称一部全美土著印第安人的“史记”。书中不仅详尽地记述了美国土著印第安各部落的起源、部落名称由来、各部落的习俗等，也记述了“坐牛”“红云”“疯马”等美国历史上著名的印第安部落首领的生平事迹，揭示了这些印第安部落首领野蛮的人性中潜藏的人类本能的善性。

在这部巨著中，康奈尔也以优美的笔触为我们描绘了当年美国西部土著印第安人生息的原始大平原的绚丽风光：那是在大草原上狂吼奔跑，让大地颤动的成百万头野牛群，那是出没于大草原上的各种野兽和飞起飞落的野鸟，那是遍地散发着香气的野花野果和被林木深草覆盖的道道峡谷，还有覆盖着茂密的三角叶杨的座座山坡。

如果说《根》是一部曾经轰动一时的美国黑人寻根史的话，那么，美国著名著作家与史学家伊文·S. 康奈尔先生用如椽巨笔撰写的这部纪实文学巨著《晨星之子》，就是一部震撼读者的美国西部印第安人史。

王改华

1994年8月5日于陕西西安

晨星之子 目录

- | | | | |
|-----|---|----|----------------|
| 1 | / | 1 | 消失了的卡斯特第七骑兵团 |
| 23 | / | 2 | 小角谷惨案 |
| 49 | / | 3 | 印第安苏族首领“疯马” |
| 62 | / | 4 | 乔治·库鲁克将军 |
| 82 | / | 5 | 卡斯特其人 |
| 95 | / | 6 | 印第安人制造的非特尔曼惨案 |
| 106 | / | 7 | 汉考克将军 |
| 120 | / | 8 | 卡斯特在西部 |
| 135 | / | 9 | 卡斯特寻找印第安人 |
| 140 | / | 10 | 袭击印第安人的村庄 |
| 163 | / | 11 | 第七骑兵团重新集结 |
| 170 | / | 12 | 印第安安克帕帕族首领“坐牛” |
| 185 | / | 13 | 卡斯特率领的远征军 |
| 201 | / | 14 | 出征印第安 |
| 210 | / | 15 | 交战 |
| 226 | / | 16 | 触目惊心的战场 |
| 243 | / | 17 | 印第安人回忆小角谷战役 |
| 251 | / | 18 | 特理将军 |
| 256 | / | 19 | 战败消息传开后 |
| 264 | / | 20 | 为卡斯特将军复仇 |
| 272 | / | 21 | 熟人眼中的卡斯特 |
| 281 | / | 22 | 艺术家笔下的卡斯特 |
| 293 | / | 23 | 是谁杀死了卡斯特? |
| 301 | / | 24 | 印第安斗士“脸上雨” |
| 316 | / | 25 | 阵亡之地 |
| 326 | / | 26 | 战争中的印第安人 |

1 消失了的卡斯特第七骑兵团

1876年夏天，詹姆斯·布拉德利中尉带领一支乌鸦族印第安侦察员先遣队抵达大角谷。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6月26日（星期一）清晨，他们发现了四匹印第安矮种马蹄印，以为骑手必定是苏族印第安人，他们便循着这些足迹来到河谷边，却意外地发现了其中一匹马以及显然被丢弃的一些装备。他们仔细察看后大为吃惊，这些物品竟然是几天前派到卡斯特军团的乌鸦族侦察员的。

就在他们困惑不解之时，布拉德利中尉突然发现河对岸两英里处有三个人，显然在朝这边张望。中尉命令侦察员们挥动毯子作为信号，说明自己是友军。侦察员们执行命令，可对方好一阵子不予回应。过了好一会儿，远处的三个人燃起一堆火，信号改用烟火传递后，他们被说服，慢慢靠近了过来。

他们果然是三个乌鸦族侦察员：“多毛鹿皮鞋”“头鹅”和“白人追他”。他们不能过河，但能隔河说话。

布拉德利中尉不相信他们说的事情，却也觉得事情大概真的发生了。他在日记中记述道，他只希望他们说的事言过其实，“从残酷战场上脱逃的这三个惊恐的人描述的灾难，大概有些夸大了”。

消息极大地震惊了他带的乌鸦族侦察员们。他们一一走到一旁，颓然坐在地上，摇晃着，抽泣，吟唱。布拉德利中尉后来记述道，除了被杀害的战士们的亲友外，“四千万国人，无不为此恐怖的消息震惊、悲恸”。

布拉德利中尉立即返回司令官阿尔弗雷德·特理将军那儿，向他转述了那三个乌鸦族侦察员说的情况。特理将军与约翰·吉本上校在一起，一群副官围在一旁。特理将军没有附和这些人的怀疑态度，而是在马背上凝重地沉思。“他紧咬下唇望着我，似乎在说，他怎么也不会赞同他参谋部中过于轻率的人们所持的怀疑态度。”

纵队继续行进。中午过后，穿越小角谷。

被称为冒险家与职业猎手的白人侦察员“蠢人”·泰勒，被命令到前方去打探消息。“蠢人”很快跑回来，报告前边大火熊熊，浓烟冲天。吉本上校认为，这应该是一个好消息：要么，卡斯特占领了那个印第安人村庄，要么，印第安人点火烧毁了自己的村庄。

特理将军对能前去卡斯特处打探的人奖赏200美元。泰勒和另一个名叫博斯脱韦克的侦察员决定去冒险。可两人不一会儿就返回来，说谁也冲不过去。

这时，山脊上突然出现了一群骑者，用望远镜看去，其中几人身穿蓝军服，这意味着他们应该是卡斯特军团的人，很可能是阿里卡洛族侦察员。查利·罗中尉带领几个骑兵往前靠近。他们小心翼翼地往前摸着，心里却忐忑不安，吃不准是在向卡斯特的阿里卡洛族侦察员靠近，

还是往仇恨白人的苏族人靠近。罗派埃迪沃斯上士前去察看，要他把手绢绑在枪上，挥动它，告知他们看到的前方的情况。可就在这时，至少有 60 名美国骑兵或者是重新集合起来的什么人的骑兵，举着一面队旗，排成两队，疾驰而来。紧接着，又奔出来第二支骑兵。罗中尉顿时明白，他们是身穿白人军服、仇恨白人的印第安人。奇怪的是，面对这些可怕的伪装者，罗中尉却没撤销让那个上士前去侦察的命令，确实没有。“我立刻命令这位上士向前冲，并对他说，我们马上去支援他……”

顺从的上士带领两名士兵风驰电掣般向前飞奔，罗中尉和其他士兵紧随其后。很快传来熟悉的枪声：“砰！砰！砰！砰！”

可是，这既不是那位无畏的上士发出的枪声，也不是跟随他的士兵的枪声，而是印第安人从塬上铺天盖地席卷而来。罗中尉认为，最明智的做法是立即撤退。

直到他们撤退时，随同特理将军与吉本上校的大部分骑兵依旧认为，那些身穿蓝军服的骑兵必定是卡斯特军团的人，只有少数人看出苗头不对。约翰·梅布莱中尉回忆说，尽管这些穿蓝军服的骑兵保持着骑兵队形，“但他们调遣移动的情形有些不正常”。但还是有人说，看见罗中尉和那些人中两人握手。亨利·弗里曼上尉用一支雪茄打赌，说这些是仇恨白人的印第安人。而弗里曼甚至在他的日记中不加渲染地记述他会怎么赢得一支雪茄的事。

在围着一堆篝火讨论这天发生的事情时，大多数步兵预言，情况大概会更加不妙。而倾向于卡斯特第七骑兵团的骑兵们却争论说，如果前方确实发生了一场激战，胜利者应当是卡斯特。布拉德利评述道：“人们如此固执，以至当天夜里，指挥部仍然有人不顾及这天显现出来的各种情况，高枕无忧地入睡，并且对看起来每一个反常现象，做了天真的解释，认为我们前面没有一个印第安人，和他们争论根本无用。”

星期二早晨，没看见一个印第安人。

然而，他们却发现河谷上游远处东岸的一个山坡上隐隐出现一堆堆暗得无法辨认的物体，也许是野牛死尸，其中，几堆黑色物，大概是野牛皮，可能是印第安人逃跑时丢弃的。布拉德利中尉决定过河去察看。

他离开没多久，小分队便来到了一处印第安人营地。营地显然刚刚被丢弃，火膛还是热的。纵队赶到时，几只躲藏的狗踉踉跄跄地跑开。整个营地一片狼藉，地面上扔满了各种丢弃的物品：猎枪、斧头、毯子、汤碗、野牛角汤匙、黄铜水壶、榔头、咖啡压榨机、大块大块的肉、老式手枪、一块磨石、大量的罐头盒、一只小风箱、马鞍以及几件野牛皮袍子。在杂乱的丢弃物中，还有相片、书信和瓷盘。除此之外，营地里还发现了卡斯特军团受伤的马，以及军团各种装备的残片。在一根直立的竿子上，挂着三颗用绳子绑在一起的人头，全被烧得焦黑，无法辨认。

吉本的外科军医霍姆斯·保尔丁在一片狼藉中找到了詹姆斯·波特中尉的鹿皮衬衫。“可怜的家伙，”保尔丁医生在他的日记中记述道，“衬衫右肩头下有一个弹孔，其余全被血水浸透。在杰克·斯图尔吉斯的衣服下面，还发现一双印有‘第七骑兵团耶茨’的手套和他的靴刺，还有兵团中其他成员的遗物。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印第安人拆除搭建棚屋留下来的痕迹。一根根显眼的棚屋杆，一直延伸到峡谷和悬崖边。还有印第安人的马拉雪橇与拔出的棚屋杆，以及丢

弃的各种器具，或在匆忙中散落的东西……”

还有几间棚屋未被拆除。特理的士兵们原以为是仇恨白人的印第安人在仓皇逃跑时来不及拆除丢下的。可是，当他们走进棚屋，却看见每间棚屋都有一具或多具印第安斗士的尸体。每具尸体，都按照印第安的埋葬习俗，穿着鞋底镶着珍珠的鹿皮鞋。

布拉德利中尉这时从河对岸赶回来，说刚才看到的那一堆暗色的东西，实际上是死马。而那些原来被认为是剥去皮的野牛死尸，是卡斯特军团士兵们的裸体尸骸。他已经清点过，有 197 具。这一消息，惊呆了正在前进的纵队。罗中尉连队的赶骡人列兵威廉·H. 怀特说，当时人们沉默了约有一刻钟。

纵队穿过峡谷，去察看卡斯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在向南行进的过程中，他们不时注意到一丛丛直立的、如同仙人掌般的箭状物。他们很快弄清楚，每一丛箭状物，就是一具骑兵尸体。

前边远处的一座山顶上隐约有人影移动，样子很恐慌，当中还有一群矮种马。他们猜测这些人都是印第安人，由马吉思·泰勒带领的一支小分队迅速赶过去。

过了一会儿，特理将军带领的纵队也赶来，见小分队的负责人在和两个从山上下来的信使交谈。这两个信使原来是雷诺少校所指挥的第七军团的卢瑟·海瑞和乔治·华莱士中尉。于是，真相逐渐水落石出。那些移动的人影不是印第安人，而是雷诺少校带领的人马。他们从周日到周一被苏族与夏安族印第安人包围了整整两天，而这些印第安人直到周一下午才拆除了他们的活动村庄，向南朝大角谷转移。刚才从远处看见的那些矮种马，实际上是第七骑兵团的骡子辎重队。

雷诺少校的信使们对特理和吉本部队的到来十分感谢，但也十分疑惑。因为，他们本以为来支援他们的是由卡斯特带领的骑兵。他们说，卡斯特将军在周日下午把他带领的部队分散开，自己率领五个连队的骑兵离开后，就再也没有听到他的一点消息。此刻，听到随同他离去的所有人员全部阵亡，两个信使十分惊骇。他们本以为自己两天来的艰难经历，是在外围牵制敌人！

雷诺的士兵有 52 人受伤，把保尔丁医生忙得焦头烂额。他后来在给母亲的一封信中写道，尽管卡斯特的阵亡极大地震惊了这些幸存者，但这些人并没有痛不欲生，而是更加振奋，很快便从悲痛中解脱出来。这让他感到十分不解。

第七骑兵团的沃尔特·克里福德上尉为了能居高临下仔细察看雷诺少校的防御阵地，便骑马登上山岭。途中，他遇见了一匹一条腿被打断的印第安矮种马。小马每向前移动一步，那条断了的腿便令人惊恐地晃动一下，伤口上爬满了密密麻麻的苍蝇。看到克里福德后，小马一跛一拐地走过来，把头倚在克里福德的马的肚子上，仿佛这是它最后的依靠。然而，他却对此无能为力，只能把它推开。可当他走了几步回头看时，小马依然远远跟着。他不得不骑马返回。当小马再次走近他时，“小马把头靠在我的马的臀部，眼睛望着我，仿佛在求助”。克里福德想结束它的痛苦，于是举起手枪，对准它的头，开了一枪，“却没能一下子结束它的生命”。

下山途中，克里福德上尉仔细地观看了小角河西岸。雷诺少校的部队在河谷北边小规模战斗失败后，便逃到这座山顶。他们是从堤岸跳入河中的，堤岸大约高 10 英尺，而他们所跳入的

河水也有四五英尺深。他们穿过湍急的河流，艰难地爬上异常陡峭的山坡。“在漫山遍野的印第安人的重重包围下，有这么多人能突围出来，真是奇迹！撤退，简直就是一场疯狂地夺取安全地的战斗。”

为把雷诺少校的伤兵运送到“远西”号轮船上，他们开始做一些准备。“远西”号轮船被系在小角河谷河口的一棵三角叶杨树上。一些士兵被命令去寻找做担架用的东西，列兵怀特也是其中之一。事后，他说，起先，他们砍小树，后来，发现拔掉苏族人用来安葬尸体的棚屋的棚屋杆做担架要比砍树更容易些，并能顺路去寻找幸存者。于是，怀特和其他特遣队人员开始这样做，然而却被所看到的情景震惊。保尔丁医生想从一个印第安斗士尸体脚上脱下镶着珍珠的鹿皮鞋，但是它被带子紧紧绑着。他便使劲拽，“但因为尸体肌肉已经肿胀，鞋被套得紧紧的，怎么也脱不下来。他使劲拉尸体的一条腿时，腿上的皮也被拽了下来。保尔丁虽说是个医生，但令人作呕的气味与情景让他不得不停止了尝试。天气如此炎热，这些尸体从6月25日到27日已经放了整整两天两夜”。

然而，保尔丁医生的日记里没有提及这样的小事。

怀特自己得到了六双鹿皮鞋和一面镶有黄铜平头钉的镜子。他还发现了一麻袋信件，大概是从马车驿站或邮局弄来的。还有一本小账簿，上面列有20个人名单与欠债账目。在这本账簿里，有几页上有印第安人画的图，大概是偷盗这些信件的人画的。但是，怀特并没在意那些画，而是随手把这些信件和这本小账簿交给了一位不知道名字的芝加哥随军记者。那本账簿就这样遗憾地丢失了。当时，部队有许多随军记者，而来自芝加哥的仅有《时代》的查尔斯·迪赫尔和《霍华德论坛》的福西恩两人。一定是他们中的一人扛走了装有信件的麻袋。

后来，又有人偷走了装有鹿皮鞋的袋子。于是，怀特从苏族人营地获得的物品中只剩下了那面黄铜平头钉镜子（从镜子的照片中推测，这是中世纪维京人的手工艺品），而那本有价值的有苏族人记事的账簿却丢失了。许多年后，他对记者说，他怀疑那个袋子是被第七骑兵团的一位骑兵拿走了。

那天，怀特与同伴们察看了印第安人的村庄后，又去雷诺的士兵们战斗的河谷察看了一番。情景简直惨不忍睹！所有士兵的尸体都被极其残忍地砍剁，露出五脏，头、脚、胳膊、大腿和双手全被砍掉，随处可见。仅有一具完整的尸体，还是因为他几乎躺在一匹死马的肚子下面未能被发现。此人死去之前，必定惨遭饥渴折磨：他的头插在马尸的大腿中间，马后臀部被他用刀子割开，刀子在他右手旁边的地上，他的左手，拿着一个罐头盒，里边有几盎司凝结的马血。

1920年，退役的前列兵威廉·斯莱帕给历史学家E. A. 布里英斯图描绘了他在那条河谷中见到的情景：“M连的骑兵保罗·利·斯考伦的尸体被极其残忍地肢解，右腿被齐根砍掉。吉姆·特雷的眼睛里插着猎刀，一直没入刀柄……”

战前，斯考伦显露了深深的忧虑。6月24日，他的同寝室伙伴列兵丹尼尔·纽厄尔从蔷薇花蕾小溪洗浴回到营地时，见他在记日记。“如果我遭到什么不测的话，”他对纽厄尔说，“请通知我的妹妹玛丽，她住在马萨诸塞州加德纳，我是亨利·科迪……”这已经是几天内斯考伦第

二次把自己的真实姓名告诉纽厄尔。

斯考伦的担忧真的变成了现实。他在从河谷中撤退时被杀害。纽厄尔亲眼看见他倒下，亲耳听见他喊道：“再见了，伙伴们！”

斯考伦的马受惊奔跑，后来，被另一个连队的一个士兵逮住。马鞍囊里装着他的祈祷书《天国钥匙》。后来纽厄尔把这本书寄给了他妹妹。妹妹回信询问哥哥的尸体是否被肢解。纽厄尔对她撒了谎。纽厄尔在1930年说：“我想尽可能告诉她更多的事情，可是，斯考伦的日记本不见了，一定是那些可恶的印第安女人在剥他的衣服时把他的日记本拿走了。可怜的家伙！”

吉本部队工程军官爱德华·麦克南德中尉在穿过该河谷时，草草记述了他的感受。他说，他们在4月份便对该地区做了侦察，那时，一些乌鸦族的向导便清楚地知道，这些苏族人就在附近。所以，特意为他们留下一个容易发现的标记——一个装饰有木炭画的空面包箱子。这些画告诉苏族人，他们即将被歼灭。另外，乌鸦族人还在箱子缝里塞了些草，说明行动的时间将在夏天。麦克南德记述道，当时的侦察员们不只巡逻过这个地区，他们还巡逻了更广泛的区域，但是这个带记号的面包箱放置的地点却离真正的战场发生地相差无几，这确实令人有些不可思议！

大概就在谷底，在苏族与夏安族营地南端，不等卡斯特开一枪，战斗就结束了。1883年，一个安克帕帕部落女子说，当雷诺少校出击的时候，她就在这儿。她认为这个带领部队进攻的人不是醉了，就是疯了：“他本可以把我们斩尽杀绝，或把我们赶跑，却仁慈地留下了这个营地……”

她说，雷诺少校的骑兵只是跳下马，形成一道散兵线，就开始溃退。这些士兵扔掉武器，丢盔弃甲，没命地逃窜。她非常鄙视白人们贪生怕死，甚至比他们部族人更加惊慌失措。

而骑兵们却认为，事情并非如此。他们看见数百名苏族人从安克帕帕部落村子疾驰而来，有的身子平伏在马背上，有的紧贴在马肚子一侧。子弹如同雨点，“嗒嗒嗒”地射入地面。列兵威廉·莫尔斯说，落在地面上的子弹十分密集以至激起的尘土蒙住了他的眼睛。军士约翰·赖安还记得，他们接到下马的命令时，地处一个土拨鼠般的小土丘。他们只能用它做防御工事。赖安说，没有比这更狼狈的了！他和每一个士兵都知道，一个土拨鼠般的小土丘根本挡不住飞来的一颗子弹或一支箭。

大多数印第安斗士骑着马，呼喊，来回奔跑，向伏在地面上的白人骑兵们射击。还有一些斗士转向散兵线，企图包抄白人士兵，在这种情况下，雷诺少校的骑兵只得撤退到河旁的三角叶杨树林。

与之前的小土丘相比，树林显然更适于防御。几位军事分析家认为，雷诺少校本应当留守在林地这儿，而不是过河、爬山。他们指出，雷诺少校的军队离村子那么近，应当吸引住印第安人大量的兵力，以便让卡斯特将军施行他的计划。另一些



军士约翰·赖安

战略家认为，雷诺少校别无选择，只能突围，渡河，在悬崖上建立防御阵地。而在杨树林里，当子弹从头上尖啸划过时，军士赖安显然有了自己的主意，打算逃离此地。然而当他对连指挥官托马斯·弗伦奇说，一些印第安人正在打算切断他们的后路时，弗伦奇上尉回答道：“哦，不，这些人不是印第安人，而应当是卡斯特将军的士兵。”然而就在这时，一颗子弹击中列兵乔治·洛伦佐的后脖颈，子弹穿透他的脖子，从他嘴里射出，他倒在了血泊中。

这时，雷诺少校骑马跑来，大喊：“愿意逃出去的，跟我来！”

列兵莫尔斯认为，子弹是击中了洛伦佐的肚子。不管哪种情况，他已奄奄一息。莫尔斯就把他拖到一棵树前，扶他靠在树上。

“快跑吧，”洛伦佐说，“你救不了我！”

莫尔斯没听他的。洛伦佐再次叫他离开。

“好吧，如果你这么说。”莫尔斯说完，奋力上马，可是，由于马十分惊恐，乱蹦乱跳，他无法把脚伸进马镫。此刻，所有的人都已撤离。马立起后腿挣扎着，莫尔斯围着它跨跳。他终于跃上马背，抓住前鞍，身子跨坐上去。马于是狂奔，穿过灌木丛。“我紧伏在马鞍上……印第安人紧追不舍。曾一度有两个印第安人离我近到好几次想把我套住……”

华莱士中尉说，当他骑马从三角叶杨树林中跑出来时，看见漫山遍野都是仇恨白人的印第安人。雷诺少校把骑兵分成四路纵队，这样，印第安人就会闪到一边，给他们让出路，随后，再朝他们开火。如果有人使用手枪，印第安人就会向他围拢。

多年之后，另一个被采访的骑兵说，印第安人号叫着，“简直如同一群恶魔”。尽管45年过去了，但他绝不会忘记，曾经有一个苏族人离他那么近，简直可以用一把战刀砍倒他。

列兵詹姆斯·威尔伯侥幸安然无恙地逃出河谷，可在战斗的第二天却受伤了，左半身被打瘫。他回忆道，在撤退中，一位膀大腰粗的苏族人一直对他紧追不舍，企图把他推下马去。这个苏族人的肩膀受了伤，“每推我一把，血就从他的伤口处涌出来，血流如注，甚至溅污了我的衬衣与裤子。他简直就是一个死命缠着我不放的魔鬼，一直紧跟着我，直到河边”。

雷诺的散兵线得到了阿里卡洛族侦察员——通常被称作“李族”人的帮助，其中有一个被称为“红熊”的侦察员的事迹，后来被收入到《阿里卡洛部落纪事》中，这本书于1920年翻译并出版。

当看到穿蓝军服的白人士兵们明显敌不过苏族人时，“红熊”便决定撤离。可是他还没跑多远，马就被绊倒。之后，马奋力爬起来，沿河飞奔而去。“红熊”驱马穿过树林和野玫瑰灌木丛。可后来，马缰绳被一根枯树枝缠住，折断的树枝拖在身后，终于把马绊住，让他不能继续前行。就在这时，一名达科他族人探出身来，露出一张下部染成红色、上部染成黄色的脸，“红熊”朝他开了一枪。达科他部落印第安人一下子倒在地上。“红熊”说，当时，他耳中只有“叭叭”的射击声和苏族人用鹰骨哨子吹出的尖锐的哨声。他朝小角河谷跑去，当他看见自己的马在河中泅渡时，便也跳入河中，抓住马鬃，和马一同泅到河对岸。但是当他爬上岸时，却看见了前额有一条白条纹的深栗色马达科他马在水中泅渡，马颈上系着一个鹿蹄项圈，发出“咔嗒咔嗒”的响声。接着，他又看见“断尾巴公牛”的高大杂色马惊恐地叫着，没入丛林中，“马

尾和鬃毛随风扬起”，“红熊”说，缰绳在空中荡漾，生牛皮马鞍被鲜血浸透。

几周后，“断尾巴公牛”的这匹杂色马出现在离小角河谷 300 英里的布希尔德堡阿里卡洛族村附近。阿里卡洛族人还为它创作了一支歌。

“红熊”看见雷诺少校的头上缠着一块手绢：“……嘴巴与胡须上的白色唾沫滴答着，一双狂怒的眼睛滴溜溜地转着。”

大量证据证明，雷诺少校自己确实有些失控。许多士兵都被吓蒙了。苏族斗士没去管那些被吓得魂不附体的士兵，而是把他们从马上拽下来，交由男孩子们砍杀。一个名叫“木腿”的 18 岁夏安族少年说，他和同伴们讥笑那些穿蓝军服的白人士兵，说他们甚至不配前来参战，而应当更多地求助乌鸦族与肖松尼族人。“木腿”和另一名夏安族人一同骑马跑到一名白人士兵身旁时，见这名士兵已被吓呆，所以没杀他，而是用马鞭抽打他。

雷诺少校是经历过南北战争考验的西点军校毕业生，所以，他不可能绝望，口吐白沫。毋庸置疑，他受到了强烈的刺激。一位亲临战场的军官说，雷诺少校命令士兵们迅速接连三次上马、下马。因为他的草帽丢了，所以，没管他的手绢是红色还是白色的，就把它绑在了头上。在当时的情况下，这小小的手绢可以说是一个权宜之计，因为他不想让士兵们看见他们的指挥官被打得丢盔弃甲。

在袭击敌人营地时，雷诺少校应该是戴着顶草帽。为什么要戴顶草帽？这听上去似乎有些荒谬。而实际上，当时部队中，并非雷诺少校一人使用了这一装备。因为，天气实在太热。两个月后，吉本的士兵们大概对当时的温度做了记述，说是在阴凉处温度也达到 110°F，而在帐篷里则达 116°F。黄石河一位精明的北方佬做草帽生意，以每顶草帽 25 美分的净利，赚了一大笔钱。虽然他究竟卖出多少顶草帽没有记录，但在雷诺少校袭击这个印第安人村庄时，它们一定是这个战场上一个奇观。

记者约翰·F·芬奈里蒂虽然没有去小角河谷，但他以前见到过雷诺少校，并把他描述为一个矮小敦实的壮汉，“充满信念的脸上，饱经风霜”。而阿里卡洛侦察员们则比芬奈里蒂更了解这位少校，用“黑脸膛”这一简单词语，概括了他的特征。

阿里卡洛族侦察员究竟何时用这一词语来称呼雷诺少校无从确定，大概是在他和侦察员“大熊”争吵之后，得到的这一称号。当时，雷诺少校误解了“黑脸膛”这一描述人物特征的修辞，把它当作是对他人格的侮辱，吓唬要毙掉“大熊”，“大熊”毫不示弱，也拔出了一把战刀。这时，另一名侦察员跳到他们中间，恳求他们看在卡斯特将军的面子上不要动武，这才阻止了流血冲突。大概从那时起，莫里斯单凭一张黑脸膛，就可一眼认出这位少校来。

小角谷事件后，对雷诺少校在小角谷战役中的功过问题，持续成为人们争论的敏感话题。雷诺少校把继而对他的批评，看作是对他本人的恶毒诽谤与中伤，便诉请法庭调查审理。在海斯总统的授意下，1897 年 1 月 13 日，芝加哥帕尔默法院传唤了他。调查持续了一个月之久，记录的证言多达 1300 页。

听证人雷诺少校的侦察参谋长海瑞中尉说，要是他们继续向前冲的话，再有五分钟，就会全军覆没。

列兵卡尔波特逊也作证：“如果不撤离这场小规模战斗，或者，他们再坚持三分钟的话，我想我们不会有一个能从那个战场上逃生。”

中尉德鲁迪奥说，这并非怯懦，“当雷诺少校要我们停止前进，跳下马时，我说：‘该这么做！’因为，我看出我们若再往前冲 500 码，都将会惨遭屠杀”。

上尉莫林说：“就我个人判定，如果雷诺少校若是命令我们继续朝河谷冲的话，他的命也便丢在那儿了。”他接下来说，没人坚持说这场撤退是一个凯旋。至于他自己，宁可在山头上活着，也不愿意葬身于别的什么地方。莫林上尉的话，激怒了法庭记录员莱斯·李中尉。他质问这位上尉，他是否认为一个战士在战场上捐躯要比丧格辱节地坐守在山头上更光彩。而莫林上尉则厌恶这个问题。

雷诺少校证实，尽管他对该战场地形一无所知，但稍后便看出，如果他们继续向前进攻 300 码，全队人马就会陷入一条几英尺深、10 码宽的壕沟，而印第安人就隐藏在那条壕沟里。他认为，大多数士兵甚至在进入壕沟前就会被射死在马鞍上。至于逃出来，根本不可能！

沃纳中尉说，他们前面的地面好像是一片开阔草地，他根本没看见有什么壕沟。

法庭要雷诺陈述他与卡斯特的关系。雷诺少校回答，自己对他没什么敌对情绪，相反，相处得极其融洽。为了说明这一再清楚不过的事实，他又补充说，即便是一直跟随卡斯特将军战斗的他的亲兄弟，也没有能力帮助他们逃脱死亡厄运。

李中尉不满意雷诺少校的回答。

“问题是，你是坚定地战斗，还是迟疑不决？”

雷诺少校再次回答说，他与卡斯特将军相处得很好：“我跟随卡斯特，卡斯特将军对我很好。”

“我要你直接回答，不要回避问题的实质。”李中尉说。

雷诺少校说：“好吧，先生，我认识卡斯特将军好久了，但作为一名士兵，我质疑他的领导才能。”

雷诺少校的律师莱曼·吉尔伯特是一位民法专家。他在法庭举证之后，替雷诺做法庭辩护，在说到有关撤退问题时，反问：“难道他不该这么做？”

吉尔伯特指出，战斗出乎预料，印第安人不是出面迎战，而是部署了分散围歼的战术。所以，他们丢弃了棚屋，表明他们破釜沉舟的决心。现实也证明了他们强大的实力。吉尔伯特说，要是印第安人害怕的话，毫无疑问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阻挡对他们村庄的进攻，“但是他们却故意撤退，引诱我们的军队去进攻，要知道，如果我们胜利了，他们的家园就会被摧毁！所以他们这样做，并获得了最终的胜利，这是在向我们的指挥官宣告，他们不但能捍卫自己的家园，而且还能捣毁我们的司令部”。如此看来，雷诺少校的撤退决定是一个明智之举。

在庭审休息期间，芝加哥《时报》一名记者采访弗雷德里克·本廷上尉，问到为什么来到这儿的白人会与印第安人发生这么多摩擦。本廷回答说，这应当归咎于非法侵吞印第安人财产的印第安事务局。他说，在印第安人家园，正在进行着“大量的偷盗与窃取事件”，印第安事务局的年薪是 1500 美元，而他们一年的积蓄多达 15000 美元。如果他们对印第安人真诚相待的话，是不会有乱子的。

查理·坎贝尔，曾经在第三步兵团服役，后来成为俄克拉荷马州政府的代理人。他在雷诺的审判结束许多年后这样说：“多少年来，印第安事务局一直是短评作者与漫画家们抨击的对象，他们在公众中的形象，不是窃贼，就是贪污者……按理，他们是薪水微薄的官员，在所信奉的宗教信仰的感召下，承担义务，不仅他们自己，还连同他们的亲人，牺牲了舒适与安逸的生活，共同承担了重任，那么，他们会引发印第安人反叛，引发印第安人对给予他们恩惠的人制造那些动乱与危险，是难以想象的事……”也许，坎贝尔对俄克拉荷马州情况的分析是正确的。但在其他地方，也存在着对印第安人的阴谋与欺骗。例如，众所周知，一位为苏族人提供面粉的巴尔的摩承包商，伙同一个中间商一起使用三个袋子欺骗印第安人：面粉从巴尔的摩运到夏安部落时，检查员就给每个袋子印上了“100 磅”字样，然后，他们把 100 磅的面粉分别装在三个袋子里，被运送的面粉就从 100 磅变成了 300 磅。

情况在加拿大就不同了。比斯霍普·亨利·惠普尔指出，在美国北部的边界处，居住着“同样贪婪、强悍、占统治优势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他们同样野蛮”。可是，那里的加拿大人并没有遇到印第安人制造残杀与部族冲突的困扰。原因当然不是单方面的。但是，加拿大政府履行诺言。就像本廷暗示的那样，加拿大的政府官员们懂得真诚地对待那儿的土著人。

当问及苏族人被暴力强行从一个居留地迁移到另一个居留地，他们会有何感想时，比斯霍普认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也得多少考虑点印第安人的感触。“我是南方人，曾经注意到，你可以强行把一个黑人带到远离他家乡的地方，但却不管怎样，也割不断他归乡的心愿。同样的情感也刺激这些红肤色印第安人……”

法庭庭审的结论是，同雷诺少校对抗的正是这样一股势不可当的敌对力量，对仇恨白人的印第安村庄进行的任何进犯，终将导致这支部队惨遭歼灭。他的下属，可能在某种情况下，从全局安危着眼，做了些过头事，但“雷诺少校的行为，不构成犯罪”。这样的结论说明：他的撤退决定，是基于对局势的理性分析做出的。也许，这是正确的。从某种程度来看，无疑也是正确的。

但是，他们撤退到河岸三角叶杨树林后，雷诺少校询问卡斯特最欣赏的侦察员“血刀”，想弄清楚那些仇恨白人的印第安人将会采取的行动时，“血刀”的脑袋却被突然飞来的一颗子弹击中，脑浆飞溅到雷诺的脸上。一些历史学家就此认定，这一情景，从心理上彻底击垮了雷诺少校。事实也许是这样。但雷诺少校是从南北战争尸横遍野的战场上闯过来的人，他的身上不止一次飞溅过鲜血。因此，人们得深思。“血刀”被击中的时候，他戴着那个与众不同的贝壳熊爪项圈，以及卡斯特送给他的绣有蓝色小星星的黑围巾。他是这支队伍的象征。他倒下时，雷诺少校大概意识到了自己面临的处境。据此，人们肯定会说，这位少校肯定受到强烈的打击，至于打击持续了多久，程度有多深，无人知晓。

雷诺少校说，他的草帽在树林中丢失了。虽然他没说出草帽是在何时丢的，但很有可能是在“血刀”牺牲的时候被他扔掉的。他可以忍受一件血水浸染的衬衣或裤子，但怎么能忍受得了浸染着血水的帽子！

在这场战斗中，雷诺少校的行为是合乎理性，还是由于惊恐丧失了理智，人们争执不休，

且已持续了一个世纪。虽然雷诺少校在南北战争时期战绩辉煌，两次立功，并且，两次都是由于作战英勇而受勋。但这场战斗，是他首次同印第安人交锋，印第安人的行动不像南方军队那样，他们行动十分诡秘，而战斗又发生在他们的地域，滚滚烟尘中猝不及防的冷箭，自然使得当初在弗吉尼亚所使用的骑兵攻击战战术失去了意义。

战斗中，有四匹马，载着绝望的骑手，冲出列队，朝苏族人冲去。两名骑手设法勒住自己的马，返回队列中。但另外两名骑手列兵乔治·史密斯与詹姆斯·特利无法控制住自己的马，径直冲入安克帕帕族人的村子，继而被俘。他们被从马鞍上拽下来，遭受刺戳、鞭打与砍剁等各种折磨。“坐牛”的一个侄儿亨利·奥斯卡·“一只牛”看见了那些马从战线中冲出来。数年后，他在接受采访时得意地道：“那些白人士兵根本没坚持多久。”列兵莫里斯认为，特利是在别的什么地方被杀害，而不是在这个安克帕帕族人村子。毫无疑问，史密斯好像被安克帕帕族村民逮住。在废弃的村子遗址发现了一颗白人头颅，可能是史密斯的。不管这个头颅是谁的，可以看出它是被绳索套住头颅，一直拖拽着，直至与死者的身体完全分开。

亨利·奥斯卡·“一只牛”说，当时，那些穿蓝军服的白人非常混乱，一些人跳下马尖叫着朝河边三角叶杨树林中跑。他们边跑边回头射击。他骑上马紧追其中的一名士兵，用带石锤的战棒一下子把他击下马来，然后把他按入水中，直至他停止挣扎。

一个名叫“黑麋”的奥格拉拉族人说，那时，他已经13岁了，可是由于长得瘦小，看起来像个小孩。但他已经开始参加战斗，并取得了好多战功。所以在白人看来，他是一个有经验的斗士。他绘声绘色地描述了这场战斗：有飞奔的马蹄扬起飞烟般尘土，有滚滚浓烟和熊熊大火，有人们狂乱的叫喊声和“叭叭叭”的枪声，以及混合着阴森鹰角号的尖啸声，还有女人们为她们的丈夫与儿子们助威的歌声。而只剩下空马鞍的高大的美国战马，则在硝烟与枪声中狂奔。“那些白人士兵来到我们这儿，杀害我们的父母，还有我们大家。”他用苏族人特有的语气说道，“可这儿是我们的家园啊！”他的厌恶与执拗溢于言表。

“黑麋”和几个男孩包围了一名躲藏在灌木丛中的白人士兵。男孩子们围着他，朝他射箭，白人士兵在草丛中钻来钻去，拼命想逃跑。“黑麋”说，他们就好像在追猎一只兔子。他们知道，至少有一次把他射中，听见他“哎哟”了一声。后来，他们放火点燃了草丛，迫使他从树丛中跑出来，最后他被苏族人杀死。

“黑麋”亲手剥了一名依旧活着的士兵的头皮。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因为这个白人士兵的头发太短，而他的刀子不锋利。士兵咬牙切齿，手忙脚乱的“黑麋”就朝他的头部开了一枪。“黑麋”剥了头皮后，想让妈妈看看他的辉煌战绩，便骑马朝聚在一座山头上观战的一群女人和小孩子们跑去。妈妈看见儿子的战利品大声尖叫。

对陷入三角叶杨树林中的雷诺少校的士兵们来说，这群挤满峡谷的土著人，光着身子在上面涂抹着稀奇古怪的图画，嗷嗷地叫喊着，简直就是一幅活生生的17世纪但丁《神曲》中描绘的地狱图。这使得士兵们本该有秩序的撤退，成了无秩序的溃逃。那些没有跟上他的，或者根本就没弄明白发生了什么的士兵们，自然成了被遗弃者。据说，雷诺少校把左轮手枪里的子弹射完之后，狂怒地把它扔了。然而，这事从没被证实过。